

深度品读

他们抒写的傅山城记， 让太原有了切实可寻的文魂

苏 华

何远、孙国华、高福庆三位作者写了太原的一个人——文化地标傅山，也写了这位前贤在太原城的诸多遗珍，同时也成就了一本文化底蕴很深的书——《傅山与锦绣太原城》（范世康主编，三晋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一座城可以因一位已被历史验证过的名人而鲜活，一个不朽的人也能因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图腾。我担任《中国方域》主编多年，走过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不下百座，但像太原这样具有2500多年建城史，并且保有晋阳古城、太原府城和太原古县城三座古城的实例实在寥寥，而像傅山这样从始至终生活在一座城，贵隐于此，盛名于此，被后世景仰膜拜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是屈指可数。记得十多年前，我陪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到上海专程拜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张社长送给葛先生一套陈监先批校的《霜红龛集》，葛先生接过书，边翻阅边说：“山西历史上最出名的人，大概也就是傅山了。”这句颇能代表中国学界对山西历史文化人物的总体评价，我一直萦绕于怀，凡写傅山、研究傅山的书，无论省内省外，看得懂看不懂，见到便买。其中，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中国书法在十七世纪的嬗变》简体中文版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运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艺术和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在论证方法上则用以史料收集和考订为主的中国学术传统写成的这两部研究傅山的专著，让我顿生“傅山研究第一人”的感慨；近年，艾俊川以乾嘉考据学派成熟的文献整理法，写出《傅山致魏一鳌手札编年》和《傅山书信中隐秘的古代社会刑案细节》两篇长文（分别收入《且居且读》和《E考据故事集：从清初到民国》），给了我拍案叫绝的欣喜！可以说，白谦慎和艾俊川的傅山研究，给了傅山学界以极大的鼓励，推动了研究成果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开展。《傅山与锦绣太原城》一书，既是方兴未艾的傅山热的延续，也是献给明清之际广为流传的“锦绣太原城”的锦上添花之作！

我读《傅山与锦绣太原城》，就像在看

太原的城记，又像是品藻一部太原的断代史和学林漫话。这部专门以太原量身打造的傅山别传，以傅山的寓居处和行迹及文化遗存地为基点，把影响了傅山与太原城相关变化的地、物、人遴选出来，进行了忠实地历史细节的本事描写。翻开第一章《古城夕照：斜阳荒草感兴亡》，便把我折服了：太原西南15公里处的古城营村，是1000多年曾前被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淹后的巨大废墟，那座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阳城，就深埋在这里。傅山与古晋阳城有什么关系？原来他比我们现在住在太原城的人，对古晋阳城的频遭毁损更为关切，对赵光义攻城掠地给古城营村生民造成的迁徙之恶极度悲愤，于是他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叫《古城夕照》，上面还题写了一段记写被淹晋阳城准确无位置的文字，认为赵宋水灌的是有南堰、北堰地名的北汉晋阳城，并推断当时太原府城西北有名“古城”者，不是晋阳古城。那么晋阳城在哪里？傅山说：在“西近山，城垣基在焉，间各五六里许”。类似这种以图文证史的例子几乎充溢在全书四个总篇目下的每一个章节之中。

三位作者皆生活在太原，对傅山学和相关史料多方搜集，且有所收藏，再加广博涉猎，使得他们在陈述上相当统一，几同一人之手，既合乎几经考证了的史实，又有逸兴遄飞的场景还原；既有对史料的甄别研判，亦有在历史的天空下，合理想象的纵意古今。他们对于地方志和与傅山相关的履晋官员及文士史料的熟悉运用，更是让我备感清新，因为这类史料可以佐证一些未解的人、物和事。比如在第一篇第九章“百年师表：真山浩气藏斯地”，作者据清咸丰、道光年间四川中江诗人何盛斯来太原，邂逅傅山六世孙傅味蔬所作的一首长诗，得以确定了傅山的世系：

八世祖傅彦一七世祖傅受一六世祖傅天锡一高祖傅康一曾祖傅朝宣一祖傅霖一父傅之漠一傅山一子傅眉一孙傅莲苏一曾孙傅鼎安一五世孙傅履翼一六世孙傅味蔬一七世孙傅龙麟、傅继祖、傅绍

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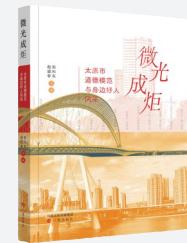
这件事很重要，重要到如同假如艾俊川不做《傅山致魏一鳌手札编年》，研究者只据白谦慎解读的傅山与魏一鳌及对《丹崖墨翰》的编年考订，那不定会在哪儿出错的地步。多年前我到中江公干，曾往该县北宋所建胜景之地北塔处流连，据陪同我的一位学者说，塔西原有英年早逝的何盛斯墓址，死时才36岁，太可惜了！他的墓现在也不知迁到哪里了。这趟中江行，我还带回一本《中江县志》，本想找出给《傅山与锦绣太原城》的主要统稿者何远先生，以补“关于何盛斯其人，目前未见到更详细的资料”的缺憾，可惜找来翻去而不得。

《傅山与锦绣太原城》是一本内容十分充实的太原城记，同时也是傅山传的一个重要读本。晋阳古城废墟遗迹中的史海火光，古城营村曾被水淹没的灾难回溯，傅家巷内为傅山祖上获得科举功名所立的“三凤坊”牌楼，众多名士在崇善寺游宴的场景，傅仙医在钟楼街“大宁堂”坐诊的肖像，于府南门正街元通观“卫生堂”卖中草药的傅山子侄傅眉、傅仁，往南仓巷清和元赶头脑的市井小民，与傅山故里西村隔河相望的“崛山红叶”，傅山晚年“拄杖倚危看种田”的松庄……无一不在作者们爱戴的抚摸下和心怀敬畏的悸动中，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犹如亲晤亲历。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无论与傅山相关的人是谁，来太原的道路有多远，府县城里的巷子有多深，东山、西山有多高，作者们都在历史的叙述中，凸显了特定事件和特定人物的关键特质，使得太原这座城因傅山而厚重！

傅山与太原城相互依恋，又相互矗立：在太原城，傅山成就了一个让学人膜拜的文化神话，而太原城也因傅山的存在，有了“霜红一抹染青史”的气节。尤为重要的是，太原本地学者写出的这本《傅山与锦绣太原城》，让有志于了解、研究傅山方方面面的读者，有了可资品鉴的文案；更让太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了一个切实可寻的文魂。



《微光成炬》
祁向东 赵建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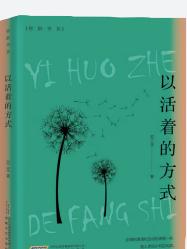
《微光成炬——太原市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风采》，以纪实文学形式记述了太原市26位获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中国好人”“山西好人”等荣誉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示平凡英雄风采，鲜活讲好“中国好人”故事，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学习好人、宣传好人、崇尚好人、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

《一米寂静》
傅小平著



这是一部访谈录，通过口述历史般的形式，汇聚了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他们解读自己的作品，又从其作品切入时代与社会，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谈文学创作。傅小平通过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构筑对话，带读者进入一个个文学现场，在思想交织碰撞中探寻当代文学的意义，从而深入作家丰富的内心以及变幻的文学世界。

《以活着的方式》
苏二花著



本书是作家苏二花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良户》《拉大锯，扯大锯》《以活着的方式》《无上密》《地铁二号》。小说以华丽的语言、瑰丽的想象，描摹当下生活，于人情世故中照见人性，从日常场景里提取殊勋，具有现代女性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特质。



《晋地歌海》
张石山、任俊文、鲁顺民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是一部关于山西民歌的书。

2021年，我接到了写作这本书的任务。时隔一年多，终于完稿付梓。

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系由笔者张石山和鲁顺民以及任俊文两位文友通力合作，一并完成。关于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愿在此做一交代。

在我们山西文学界，圈子里外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喜欢民歌。2000年，中青社从全国征召八名作家，共同参与该社策划的“走马黄河”文化考察写作活动，笔者荣幸入选。我当时选择的考察内容，就是黄河沿线的民俗与民歌。我本来喜欢民歌，通过此次深入考察，对黄河上游的“花儿”以及黄河中游的“蒙汉调”，包括对我们山西黄河沿线民歌，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

再者，我们省城文友聚会，包括我到省内外的若干大学讲堂或其他场合去讲课，兴之所至，往往呼应大家的要求，即兴献唱几段经典民歌。在中国作家当中，喜欢民歌并且能够演唱地道原味民歌者，张石山该是其中一人。

或许，大家从这些印象出发，觉得完成关于我省民歌的一本书，张石山其人能够胜任。

对于有关方面的信任，我个人首先感到十分荣幸。再者，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有相当的自信，自认为能够完成此一任务。

然而，几乎是在领受这一写作任务的当下，我就即刻生出一个念头：

我一个人，竭尽所能，固然也能完成这一写作任务。但是，能将这样一本书写得“更好”，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有关方面的希冀。于是，我即刻想到了两个人。如果我和他们二位合作，这本书就一定能够写到“更好”。

我想到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省文学期刊《山西文学》的现任主编鲁顺民先生；一个是我省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俊文先生。

鲁顺民先生，河曲土著。河曲人自夸的一句话，非常夸张而幽默：这地方，连狗咬鸡叫都是“二人台”！鲁顺民出生在民歌之乡，自幼耳濡目染，对晋西北民歌以及晋陕蒙交界处的蒙汉调非常熟悉；抑且天生一副好嗓子，加上对民歌意蕴的深刻理解，寻常文友聚会场合，随便唱几段，那是连连叫好、声如雷。

况且，他与当地民歌手，有着深度交往；对于当地民歌，有着深刻而理性的认知。

写这本书，我认为“绕不开”鲁顺民。任俊文先生，是教授音乐的当行

专家，教学有方，成绩斐然。而且多年来能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采访我省民间艺人，采录我省民间传统音乐，做过大量的极其有益的养护保存传统文化的工作。

写这本书，我同样认为不应该“绕开”任俊文。

加之基于对民歌的共同喜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三个认识交往有年，对于山西民歌，是为充满情感、认知高度吻合。

我向二位好友发出诚邀共同书写此书，他二人概无推阻避让，欣然表态，甘愿积极参与。

于是，书写关于山西民歌的一本书，最终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三人团队。

我将情况向有关方面言说明白，得到允准。我们三人便进入了研讨创作过程。

本书如何整体立意，怎样分章布局，我先拿出一个基本构想框架，获得他二位一致认可。往下，大家合理分工，分别完成若干章节。最终，由我来进行文字加工，以求叙述笔调之完整统一。

我们三人的合作创写过程，可称胜任愉快。当然，就写作本身，可以说对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挑战。

之前，我们对山西民歌的认知，可能是深刻的，但也或许是片段的；可能是充满感情的，但也难免是相对感性的。

写作本书的过程，确实也是我们对山西民歌进一步深入认知的过程。

通过这次写作，我们对山西民歌的认知，无疑有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我们的认知，趋于条理分明，达于相对理性；愈加深刻，抑且相对全面。也可以说，就对于民歌的理解把控和认知，我们三人各自的原始储备与言说介绍的能力，都被全面激活。

《论语》有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诚哉斯言！以己之昏昏，如何能够使人昭昭？

没有对于山西民歌清晰全面的把控认知，率尔操觚，绝对不可能写好本书。而我们对山西民歌的了解认知，如何形诸文字传达给读者？这其中果然离不开文学化的叙述手段。

说到叙述手段，这却是我等所谓作家的看家本领。

仅就文字叙述，笔者从事写作有年，追求雅俗共赏，本书依然秉持了这一叙述风格。犹如民歌的“好听”，本书文字力求“好看”，希望带给读者相当的阅读快感。

特别说明一下，听从任俊文先生的建议，与纯粹的阅读文本不同，本书精选了十多首具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不仅提供了歌词和简谱，利于读者阅读吟唱，还借助当代数字传媒手段，读者只要扫码，就可以直接赏析著名歌歌唱家演唱的这些民歌。

写完这本书，我们自己相当满意，我们的心情可谓欣欣然。

当然，尤其希望众多读者看了这本书，能有满意的收获。如此，是为“皆大欢喜”。